



我的“军装情缘”

□梅九宏

四十多年前，我上小学，那个年代，凡是家里有应征入伍的，门口都要张贴鲜艳的“光荣人家”铭牌，非常醒目，在左邻右舍面前也很有面子。

当地政府会为新兵戴大红花，并在其家门口敲锣打鼓庆祝，如果在部队表现好或者被记功嘉奖，部队还会向家里寄喜报。逢年过节，居委会也常常去慰问军人亲属，真是“一人当兵，全家光荣”啊！当时社会上曾经流行一个顺口溜：五十年代嫁工人，六十年代嫁贫农，七十年代嫁军人，由此可见，七八十年代军人这个职业让人艳羡。

潜移默化之下，我也一直崇拜军人，从小就萌生了参军从戎的愿望。小学时，学校邀请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来作报告，他们浴血奋战、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深深感染了我。那天，我有幸被选中，上台为“最可爱的人”系上红领巾，仰望着红领巾映照下的绿色军服，分外夺目、耀眼，我真希望自己快快长大，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人。然而事与愿违，我因早早成为了“小眼镜”，无法圆上自己的从军梦。

但那一抹军绿色，却始终在我心中挥

之不去。邻家偶尔回来探亲的战士，那一身神采飞扬的军服，让我顿生敬仰。我虽无法投身军营，但对军服却情有独钟，渴望自己有一天也能穿上这绿色军装，哪怕只是过一下“军人瘾”。

哥哥比我大五岁，我上初中时，他已经在企业上班。一次回家，他像变戏法儿似的，帮我搞来一件军装上衣。那件军装有两只上衣口袋，哥哥说这是六五式军装，是士兵服。我喜出望外，如获至宝，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穿上它去学校。出门前，我对着镜子端详，理理领口、扯扯袖口、拉拉衣角，不断转身，正面背面侧面反复看，生怕弄皱哪一个角落。下课与同学奔跑打闹时，我也是小心翼翼，担心弄脏我的宝贝衣服。这件军装虽然没有红色领章点缀，但在我心中一样神气、威风。但凡有镜子的地方，哪怕是学校教室的玻璃窗户，我都要停留注目，挺直腰板，认真真瞅上一眼，自豪地欣赏自己这英武的模样。后来，我还辗转得知，班上有个漂亮的女同学私下表扬我穿军装挺好看，我一听就更带劲儿了，几乎天天衣不离身。连衣服脏了，也都是利用周末时间，催促

爸妈抓紧洗晒，万万不能影响第二天上学的“装备”呀！

后来，哥哥又找来一件四只口袋的军装，说是军官服。就我而言，军官服和士兵服我倒是不太在意，只要是军装，我都爱不释手，不过多了两只口袋，可以随身携带更多的小物件，当然对新军装喜爱更甚。此后几年，我的主打服装就是军服，它陪我度过了紧张而充实的中学时光，军人的顽强意志和坚毅品格，也一直激励着我发奋学习，直到顺利考入心仪的大学。

未料，四十年后，那位女同学还记得我当年天天穿着军装上学的劲头，时不时取笑我几句，难得她记忆如此深刻。唉，这可是我当时最值钱的衣服呀！那时，只有春节前夕，父母才舍得带着我们去街上扯一块布料，委托小裁缝加工成过年的新衣，而且考虑承上启下，衣服尺寸相对比较大，能连续穿上好几年，有时还能淘汰给弟弟妹妹们再穿若干年，哪里有什么正儿八经的衣服，能穿上军装已经足够奢侈的了，那时还不知吸引了多少羡慕嫉妒恨的眼神儿呢！

我踏进大学时，改革开放已近十年。

经济快速发展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，人们的追求也趋于多元化。大街上放眼望去，人们的衣着不再是单一的色调和雷同的款式。同时，大学所在城市要比小县城繁华多了，校园里好像军装并不常见，我也只能忍痛割爱，常年将其压箱底儿。不过，印象里我还是买了一件厚厚的军大衣，冬日晚自修时裹着御寒，夜里睡觉时，还可以盖在被子上保暖。这件军大衣就像一个我难以实现又无法割舍的梦想，默默陪伴着我的异乡求学之路。如今看看，现在的小孩可真是幸福，各种衣服层出不穷，四季分明，轮流登场，而且无论上学，还是体育运动，或者出去游玩，各类穿戴、各款服装各不相同。

前一阵，看电影《芳华》，剧中男主角的六五式军装让我眼前一亮，不由自主又想起我中学时代的军装生涯。一晃四十年过去了，那抹军绿色总是不经意间浮现在我眼前，它串起了那首青春之歌。



情感驿站

醉食秋蟹

□季宇

“天气凉了，树叶黄了，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……”耳畔响起了孩子们琅琅书声。í 于校边雨丝中的小道上，凉风飒然而至，伴着淡淡的桂花香，我确信暮秋如约而来。

也不知是不是我出生在秋天的缘故，秋在我眼中格外美好。晴好的天气日复一日，天空澄澈而高远，道路两旁的栾树，闪耀着粉色的光。秋天的斑斓多彩，不仅是花草树木，还有美味佳肴。

秋天是从半青半黄的橘子开始的，是从红绿相间的枣儿开始的，是从又粉又甜的红菱开始的，接下来便是红彤彤的冰糖葫芦，是让人无法抗拒的烤红薯，是软糯香甜的糖炒板栗，最后是蒸得金黄的大闸蟹……

我最爱吃的是醉蟹，第一次吃醉蟹是在无锡南长街。那是一条既古老又时尚的街道。初秋的南长街，到处充满着浪漫的气息。迎着清凉的微风，月光、灯光倒映在古运河上，似点点火星点燃了微波粼粼的河面，河水因此增加了暖色。

前面的男孩赶紧为身边的姑娘裹紧了外套，把她搭在脖颈的丝巾绕了两圈，系了一个粗糙的蝴蝶结。她放下手中的糖葫芦，整理了一下丝巾，抚平了被秋风吹起的刘海，抬眼看着，无需言语，只甜甜地笑了，连眼睛都笑了。服务员轻轻拉开桌子下面柜子的玻璃门，拿出一只精美的白色碟子，右手轻轻掀开装满醉蟹的坛子盖，盖子和坛子摩擦的“沙沙”声，他熟练地夹起来一只蟹，只听“喀”一声，螃蟹便精准地落到了碟子中。

蟹金黄金黄的，在白色的碟子中更显得灿烂。无锡醉蟹别有风情，浙江醉蟹是用白酒生腌的，而无锡醉蟹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花雕熟醉蟹”，单这几个字放在一起，便是秋画面中的一幅小品了。后来才知道，其实“花雕”就是一种黄酒，匠人们在酒坛外绘上山水、花卉、神仙人物、动人传说等美丽的图案，谓之雕花，因此，便有了“花雕酒”。无锡人若是不懂浪漫，叫它“黄酒熟醉蟹”，恐怕品尝的食客要减少一半还不止。

醉蟹给我味蕾最大的惊喜是“甜”，吃甜的螃蟹还是第一次呢。不过，无锡人连吃面条都要加白糖，把蟹做成甜的也是自然的。接着才是花雕的香气，花雕酒带酸味儿，再仔細品，竟还有一丝苦涩，“酸”和“涩”还没来得及在口中弥散开，便消失了。“酸涩”不再是令人讨厌的味道，我闭上眼睛，极力找寻，却再也等不到这神秘的口感，随之而来的是浓浓的陈皮香气和螃蟹自带的清甜。

三只螃蟹下肚，我也“醉”了。不知沉醉还是酒醉，也不知这食物该叫醉蟹还是醉人。嗣后，每年入秋，我都会做一些醉蟹醉虾，买来漂亮的白坛子，在坛子上画些许菊花……



温馨一刻 许晓挺

祖母的天气预报

□田耀东

小时候上学去，习惯了问祖母，今天带雨伞吗？

祖母总在忙，纺纱、补衣裳、补裤子、纳鞋底，拣菜、斩猪草、喂羊、喂鸡。

祖母总是坚定或不很坚定地说，要带的！或者说，把围腰卷在书包里防雨。

祖母是山里人，小脚，三寸金莲，不会织布，但会裁缝。家里唯一的一把雨伞总是让给我撑，余下的姐妹，都是披挂祖母用手工拼接的围腰。

书包都是祖母缝的。我的书包是一只布袋，布袋正中是五角星，布袋上缝一根半寸宽的布带子，背在身上很像书包。姐妹们就是一只花布袋，两根短带提在手里。好在课本就是语文、数学，练习簿只有两三本，还有就是铅笔、橡皮、削笔刀，放进一条围腰，仍然瘪瘪笃笃的。

小学离家近，就那么几十步，天上下着麻珠子一样的细雨，围腰披在头上，还未沾湿就到了家，祖母的天气预报总是很准的。不很确定的时候，卷条围腰放我书包里，比带雨伞方便多了。

雨伞是竹子的伞骨、竹子的伞柄，伞面是白平布刷上加了黄粉的桐油。新时黄灿灿亮、一股桐油味，伞骨很紧很笨，撑开要用很大的力道。撑时把伞头顶在地上，双手抓住伞柄，把身体压上去，伞就很容易打开。一把布伞四五十斤重，擎在手里像擎着一座亭子。布伞用旧了，伞面发黑，伞骨脱落，断了一两根，撑时搭拉在肩膀上。搭拉处的水柱像瀑布，泻在肩膀上，泻在裤脚里。

祖母修伞骨要戴眼镜，眼镜的脚子断了一根，用鞋底线吊在耳朵上，修一次伞骨，要扶眼镜几次。先用细铁丝从伞骨眼里穿过去，把脱落的伞骨用针线扎牢罩，用牙齿咬断线头。伞布厚，很顶针，祖母每缝一针，就把针尖放头皮上磨磨，据说针尖就滑索锋利。我疑心顶着像茅草头发的祖母，头皮上并没有什么油水，但她还是擦，不停地擦，修伞骨是这样，扎鞋底也是这样。祖母饭都不舍得让自己吃饱，头皮哪有什么油

呢？祖母这样修修补补，家里十多个人，一把雨伞，可以用上七八年。用到最后，上学路上一阵风，伞布飞到河里，伞骨脱落成竹条子，扛在肩膀上，不舍得扔掉，放到灶膛里烧火。

祖母年轻时种着十多亩地，车水、插秧、挑担、犁地，抵上一个大男人，并不婆婆妈妈的。做了祖母后，才鸡毛蒜皮，发发小气预报，嘴巴又不停地嘟囔。

那次她让我带伞，我就带了。伞竖在教室的门口边，放学时肚子饿了，太阳又挂在天上，到家捧着麦粥呼噜呼噜地喝，谁还记得什么雨伞呢？

伞呢？祖母严厉地责问我，小魂灵又落脱了。声音像雷响，眼睛爆出来。

我自然总是举着脑袋，不声不响，继续香甜地喝粥。因为我知道，祖母只是喉咙响，做出恶样子，绝对不舍得碰我一根手指头。

那时，吃的总是菜，一锅菜叶汤，抓两把玉米掺撒下去，用两尺长的竹筷搅匀，玉米掺撒不匀，有些小疙瘩，祖母就把小疙瘩盛到我碗里。难得煮顿干饭，我们饱吃一顿，祖母盛上一小团，倒上凉开水，一样地管饱。说，我不长身体，不动脑筋念书，吃得多么饱，有什么用呢？

祖母虽然是小脚，还是颠到了学校里，布伞在门边竖得好好的，她拿着伞颠到家里，用伞柄敲着我的头，笑嘻嘻地骂，你颈上这个葫芦瓢，难不成里面装的，都是豆腐渣？

祖母的天气预报准的多，不准的少，这要由她的身体来决定。腰酸背痛厉害了，用两手捧着腰站不起来了，磨镰刀的大青石出汗了，蜻蜓飞到屋里来了，蛤蟆吵得疯起来了，螃蟹从床底钻出来乱窜了，燕子飞得贴在水面了，祖母就一定要我带伞了，不带就要用小竹头敲我的头。如果只是她自己腰酸背痛，又不是痛得很厉害，就在我书包里塞一条围腰，而那大抵都派不上什么用场，反正也不碍什么事，疯玩照常疯玩，念书照常念书：国旗、国徽、天安门，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……放学背着布袋，一样地回家。

祖母的腰酸背痛从来没有去医院治疗过。有什么可治的呢？全是瞎浪费钱。她说自己就是医生，还要收我做徒弟，课本就是她和我的身体。

痛得厉害了就刮痧。一枚铜钱，一匙清水——她替我刮痧用菜油，菜油滑，痛起来就不像剥皮。她自己刮，就用铜钱蘸清水，痛一点有什么要紧？反正浑身都是痛。半匙油，可煮一锅菜。

她刮痧不要我母亲刮，不要我姐妹刮，都是我这个徒弟刮。她说我刮的痧不痛，一条一条红印子，排列整齐，又红又紫，太漂亮了。

都说祖母溺爱头孙子，母亲溺爱“奶未头”，母亲对孩子们一视同仁，祖母就坚决不。

替祖母刮痧要很小心。祖母瘦，皮贴着骨头，铜钱刮在骨头上，背脊和胸骨都在抖，用力不能轻也不敢重，一不小心刮在五脏六腑上。祖母却像很享受，不停地，刮重点，刮重点，一点儿也不痛。她的额头生，身底下，全都沁出了汗。我这个医生，汗也不比她出得少。

刮好了，背上胸上，像黄昏西天的红条云，自然也慢慢好了。

大不了，喝几次十滴水，吃几颗止痛片。祖母喝十滴水像喝酒，吧嗒吧嗒地咂嘴，有滋有味。

祖母替我刮痧，刮得我皮肉呼呼地响，刮得我叫痛声像杀猪。逼我喝十滴水，她用手指头捏着我鼻尖灌，不达目的，决不罢休。

祖母走的那年，她的天气预报就不准了，上午还在纺纱，并没有预报刮风下雨的，下午大风大雨，祖母就跟着大风大雨走了。

祖母走后，关于天气预报的那些事情，我只能听广播、看电视、搜手机了。

雨季又到了，看着天上的雨条，我久久地、深深地想那爱我的祖母。



则朋友圈：“可以去上海打新卡了，锦江饭店住一晚，再去兰心看场戏。”我赞许地评论道：“很有老上海腔调。”

锦江饭店与兰心大戏院毗邻而居，皆位于上海市茂名南路。我曾去过修繕前的旧兰心，但一直没去过锦江饭店。秋日的某天，看到点评网上评价锦江饭店的葱花饼干是一绝，于是下单订了一盒，终于有机会走进了锦江饭店。

去之前，儿子问我：“锦江饭店是什么饭店？”唉，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孩子如今都不知道这些老地标场所了，便赶紧给他补课：“锦江饭店在旧上海滩可是鼎鼎有名。看过星爷的《食神》吗？至尊名厨大赛时有一道菜就是锦江饭店刘三师傅烧的锦绣多味鱼。”

步入锦江饭店，视野就被一片葱茏的草坪吸引了。与如今星级宾馆直抵大堂不同，锦江饭店是一家花园式饭店，占地面积约达三万多平方米。宽阔的草坪上修建了一个喷水池，几幢宾馆楼分处四周，掩映在苍翠欲滴的绿树后面，景观与建筑互为辉映，显示出酒店的恢宏气派与岁月沉淀的年代感。走进锦江饭店的主楼锦北楼，厚实的台阶，中庭大厅透明的天花，金碧辉煌的吊灯，挂着古典楼层指针的老式电梯，还维持着早期原始的模样，处处彰显出旧派的精致庄重，让我感觉自己仿佛走在七十年前的光阴里。去咖啡厅取了葱花饼干，惊讶一盒不过三十八元的饼干，却精美地装在一只橙色纸盒里，附赠一只带金色冷绳的橙色纸袋，包装得像是一件奢侈品，拎在手里格外有格调，不负老宾馆之赫赫大名。

锦江饭店之所以在旧上海滩闻名遐迩，同其颇具传奇色彩的创始人董竹君女士不无关系。董竹君出生于1900年，祖籍通州直隶州东灶港镇闸桥村（今属南通市海门区包场镇）。其父董同庆26岁时赴上海谋生，以拉黄包车为生，由于生活所困，无奈之下在她12岁那年将其押给青楼做三年“清倌人”，卖艺不卖身，沦为青楼卖唱女，后有幸结识革命党人，以心相许，才得以跳出火坑。可惜，最终婚姻还是没能善始善终，因不堪夫权肆虐，董竹君与丈夫离婚后，独自带着女儿在上海打拼天下，一手创办出上海第一家国宾馆锦江饭店。可以说，锦江饭店不啻为一部独立女性的励志大片。

如今的星级宾馆底楼，常会进驻一些奢侈品专卖店，方便住客购买，锦江饭店也不例外，它在茂名南路临街开了些高档铺子，不过售卖的不是国外奢侈品品牌，而是主营中西式洋服，更符合老牌宾馆的古典定位。橱窗里陈列着华丽精美的旗袍，面料和做工一看就是上乘。一位颈上挂着软尺戴着眼镜的裁缝师傅正在为一件旗袍锁眼，像是我在民国电影中看到的景象。遥想旧日上海滩名媛穿着华美如斯的旗袍出席沙龙聚会，那一定是道绚烂多姿而旖旎摇曳的靓丽风景线。

走过风雨几十载，锦江饭店之深厚底蕴并非一天半天时间能够读完，我只能近着它的气息浮光掠影感受一番，如此便已心满意足。从锦江饭店回来后，我请儿子尝尝锦江的葱花饼干，一向嗜刁的他居然给出好评，这让我感到开心且有面子：“我说的吧，锦江饭店的大厨是一流的。”

守店人的梦想

□天凌

一大早，我去驿站拿快递时，见文具店的老板娘正在店门口忙碌。她把手机架在自家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，背对大街，面向自家店铺的橱窗，在明快的律动音乐中快节奏地跳操。她身穿玫瑰红薄衫和高腰牛仔褲，超过一米七的修长身材在早晨明亮的空气中尽情律动。她太专心了，连我站在她背后好几分钟，也毫无觉察。

一曲结束，她关上手机，回过头，终于发现徘徊在店门口的我，她心领神会地微笑：“早啊，是来拿快递的吧！”

我跟着她走入文具店小小的店堂，一直走到货架尽头，那里，硬挤出来的七八个平方，四壁都放满了货架，每个货架上整整齐齐地贴着标签，快递包裹一直垒到房顶。文具店老板娘也兼着驿站的工作，我报出手机上的收件编号，她迅速找出快递，放在签收台上扫描，只听“滴”的一声，显示出库完毕。

都是熟人了，见面也会闲聊两句。老板娘的脸上还留着轻快运动带来的红晕，鼻尖密布细汗。我便问她：“这套健身操练了许久了吧？”老板娘笑回：“姐，被你一眼看破。自从生了二宝，既要管老二的辅食又要管老大的功课，加上文具店的生意这几年大不如从前，我们又挤出地方来开了驿站，一天忙到黑，都抽不出空来去健身房。想了这么个法子，利用店里没客人的碎片时间，跟着视频练习。后来发现，这办法挺好，经常得空跳一跳，心情也好了，气血也活络了，窝在这小店里也不觉得憋屈了。”

安徽老板娘在此地开店已超过十年，刚来时她还是一个新婚的二十二三岁的小媳妇，想着未来自家的孩子上了小学方便照顾，便在小学学校的斜对门开了这家文具店。

但如今随着房租的上涨，利润也在下降，左邻右舍经常换老板，关了小超市，原地开起零食量贩店；关了桃酥糕点铺，原址开起汤包店；关了烩面店，开起独立咖啡馆；关了烤鸭店，开起了婚纱摄影工作室，只有老板娘的文具店，十多年如一日地开了下来。

坚持的意义在哪里呢？老板娘眯起眼睛来想了想，回答说：“也许，就在于毕业离开的一些孩子，上初中后还会骑车到小学来看望老师吧。他们顺便也会到文具店里来，羞涩地跟我打一声招呼，告知自己升学去了哪儿了。”

老板娘欣慰地看到，孩子们长高了，眉毛和头发都变浓了，脸上有了零零星星的青春痘，他们有了比儿童时期更低沉懂事的声音，他们进到文具店里来看看，在货架上翻翻，逗逗老板娘的小儿子。有时，他们会在这里再买上一支铅笔，还有老式的刨笔刀。在他们心目中，与自己的小学生涯有着紧密联系的，除了老师，就是这家文具店了吧。

三年前，老板娘终于下决心改造了店铺。夫妻俩紧凑安排了前面的货架，减少了文具的进货，腾出店铺深处的一小块地方，开了一间快递驿站。驿站的收入，如一泓无声涌出的清泉，扑灭了文具店利润下降带来的焦灼感。老板夫妻两个就更忙了，加上大儿子上了小学，要监督功课；小儿子呱呱坠地，又要教说话、教走路，老板娘形容说：“我跟我老公啊，就像电视里的人人沙滩排球运动员，只有我们俩，天天救球、拦网，就没个歇的时候。”

我赞她不容易，文能辅导英语，教孩子手工，武能扛货上架，驮着十箱八箱矿泉水在电动车上驰骋，她笑道：“守店人总要找一点精神寄托，这小店才能守得下来啊。你去看看我们这条街上，零食量贩店的老板伺弄盆景，一开门，就把他的十几盆老桩杜鹃搬出来，在门口打造漂亮的小景致。独立咖啡店的老板每天早上开门前玩一个半小时的摄影，摄影工作室的主理人每天晨跑十公里，经常打卡不一样的慢跑绿道和公园，发在朋友圈里。守店人，一天守上十小时以上，要想抖落身上的刻板气，让脑子活络起来，让气血流动起来，就得在每天早晨都提醒自己——新的一天，要拿出十二万分的精气神来。”

快递小哥在文具店门口，又卸下一车货。老板娘赶紧蹲着收件去了，她说了她未来的梦想：“等两个娃上中学了，不用像现在这样事无巨细都要照顾了，我还想教人跳健身操。这一面流汗、一面不带气喘交待要点的功夫，现在就要练起来呢……”